



神戀的秘神

厦门市图书馆



2470161

譯 白 虛

著 曼 麗 梅

天色垂暮，余下茄尼哥最後之小邱，遙觀依珥村，趨赴之。

顧賈戴倫之嚮導曰：子當識裴禮和拉先生家？

嚮導呼曰：識之耶！識之如識我家；苟暮靄未合，當可遙指所在。其建築輪奐，依珥村屈首指。蓋裴禮和拉先生擁多金；不日將爲子聯姻，女家富且過之。

余問曰：婚禮舉行有日耶？

「有日耶！佐禮之絃琴已置備矣。或今晚，或明日後日未敢必！是當以畢卡禮家主旨爲從違；蓋先生子娶畢卡禮女公子。新孃絕豔，信也！」

余方由友人 M. de P. 介謁裴禮和拉先生。M. de P. 之言曰，此公博學好客，當導我歷考十法里週圍之古蹟。依珥村間以富上中古之碑石聞，余方喜獲良導，得窺竅要，今驟聞此不期之婚禮，深懼敗我期望矣。

不覺自語曰：余此去爲不速客。然無碍，得 M. de P. 君介，當獲優遇。漸行入平野，嚮導顧曰：盍以雪茄惠我，當假餘閒一測子赴裴禮和拉家何爲者。

余授以雪茄答曰：是非難測。橫互茄尼哥行六法里，喘息纔定卽思飽餐，是當爲今晚大事。

「唯，然則明日何如？……其告我，子非來依珥觀偶像者耶？適見子

出莎刺蓬娜象（1）余卽知之。

余好奇心驟動問曰；偶像！何來偶像？

—噫！汝在卑比農未聞裴禮和拉先生土中得偶像耶？

—豈謂一土燒陶質像乎？

—否，否！是爲純銅鑄，體極巨，重與聖堂之鐘等。余等掘橄欖樹，獲之根下深土中。

—發現時汝在場耶？

—然也。十五日前，裴禮和拉召余與高純，謂橄欖老樹去冬霜凍死，不利，囑鋤去之。余等遵囑就事，高純方舉鋤力啄根下土，忽聞有聲鏗然……如擊寺鐘。余駭問，何爲？—余等復鋤，益肆力，忽一黑手現，若陳死人欲撥土出者。余駭極，走告先生，曰：先生，死屍見橄欖樹根下，宜速召牧師。先生問曰，何來死屍？趨察究竟，遽見黑手，忽縱聲呼曰：古

物！是爲古物！——見者駭其得寶藏矣。於是鋤不足佐以手，先生自掘，其勤奮合我二人不如也。

——終何見？

——一巨大之黑女，半身赤裸，先生，余不謊，確爲純銅鑄。裴禮和拉先生謂爲邪教時之偶像……當在沙刺孟大帝時，奇矣！

——余知之矣……是殆荒寺中之聖母銅像耳。

——聖母像！善測也！然苟爲聖母，余覲面識之。余告汝，是偶像也；視其姿態可知。眈眈以巨大之白眼向人……人謂矚此凝眸當惶悚失措，覲之者咸垂目不敢仰視。

——白眼耶？是當爲鑲嵌銅質中者。此殆羅馬古像矣。

——羅馬！是矣。裴禮和拉先生稱謂羅馬。噫！先生博學不讓此公。

——然則此像善藏完整耶？

——先生，然也，未損毫忽。較諸市政廳中路易斐利浦之采繪石膏像美麗精巧且過之。然，像雖佳，余憎厭之。其姿態含惡意……兇惡可知。

——凶惡！彼能降災殄耶？

——幸未及我身；然子當知之。時余等方匍伏荷之起，裴禮和拉亦力牽繫像之繩，實則此公腕力不逾雛雞！手足力垂盡，差得植之起，余方欲拾碎石墊之，像忽搖曳向後傾。余駭呼：速避！然已不救，高純不及出其股

……

——彼創矣？

——可憐之股被折如籐梗！余目覩慘狀，怒甚，舉鋤欲啄像，裴禮和拉先生急持我臂。彼高純以多金，然無補，迄今十五日仍臥床不能起，醫家謂健全後，此股不勝步矣。吾鄉善走推高純，公子而次，網球亦爲冠軍，今皆已矣。故阿逢思裴禮和拉飲恨最深，蓋高純爲公子網球配手；二人迎

送飛球神技莫京，但聞網擊球，不見球落地也。

縱談方酣，已入依珥村，不俄頃余已面裴禮和拉先生立矣。先生老而侏儒，然精神矍鑠甚，飾粉而赤鼻，態度活潑善嬉謔。持吾友介函初不啓視，遽引余趨列盛饗之桌，紹見其妻子，態度雍容，適稱其爲搜發羅西隆歷哲遺寶之著名古物學家也。

余默察居停，飲啗咸若饑渴甚，蓋卞急好動，山民本性，顯見特著。

余言裴禮和德，亦當加此考語，蓋好動正同；忽縱聲語，忽張口狂啗，繼復起立，趨入書室，挾巨冊來，示我以刻象，忽又酌酒飲我，未觀其二分鐘寧貼也。其夫人似過肥碩，居賈戴倫十四載故亦酷肖此鄉婦，村氣盎然，埋首吞啗不旁鶩。時肴饌堆案足供六人食，彼忽起，躍廚下，殺乳鴿，煎炙餅，開闔瓶罐者不知凡幾。俄餐桌中杯盤瓶盞不能容，苟盡獻我者而嚙之，不信宿而余以飽食不化斃矣。主人每進一盤，輒索辭飾其簡陋。蓋彼等

懼余鄙視依珥村，鄉野無佳餚，巴黎人未易取悅也。

父母馳驟往還，其子阿達思則節飲如戴姆（2）。公子二十六歲偉丈夫也，容貌美好而嚴肅，情感無所表達。體格博巨如運動家，鄉間推網球神手至稱。是晚服御華貴，當采最近時裝雜誌之圖案爲型；然公子服之殊不適，堅挺如木槌加絨領，轉側牽全體。雙手碩大而黝黑，指甲短縮，出華服中，如廠工被貴人服，狀益怪誕。時注目余身，詳察頂踵露怪異；殆以余爲巴黎貴客故，終宵祇一啓口，蓋詢余表索購自何家也。

食將終，裴禮和拉語余曰：貴客來我家，當盡地主誼。將搜索山中古蹟供鑑別，不令子半刻閒矣。蓋欲知我鄉真價值，宜先導子識我羅西隆。勿疑余有秘，凡貝里夏（3）賽爾德，（4）羅馬，亞刺伯，比藏丁（5）之石碑纖細不遺，盡當指告，將遍走山崖水阪不遺一磚片瓦不察也。

言際忽狂嗽遂止其搖舌。余乘間晉辭，謂此來不幸值第中喜慶，攪擾

恐多。但求指示考古歷程，當可遵循搜檢，未敢復勞隨伴……

彼急屢言曰；噫！子殆指彼少年婚事言矣。是細事，將於後日了之。

汝當偕我觀禮於家宅中，蓋新婦方服襲產之姑氏喪，無盛會，無跳舞……宴樂喪資殊無爲……或而汝喜觀我賈戴倫婦女舞……皆麗色也，子且步武我阿逢思，垂涎思染指。人言婚嫁撮合男女……則星期六喜禮告成，余當快脫羈絆，欣然攜子首途矣。鄉陋婚禮，強汝參予，足敗佳興，當請寬宥，况婚禮而無跳舞耶！然汝來物色佳婦……佳婦……汝當明告我……惟子貌嚴重，婦女當前，若無觀。余有較佳者示君。將以奇物供鑑賞，今夜且秘之，當俟明晨。

余曰；天乎！家藏寶器，秘不外宣，難事也。子深秘之奇物，余十測得八九；嚮導曾告我，謂汝得古像，苟荷指視，則不獨鑒我好奇心，且將歆羨無藝矣。

「噫！鄉人稱我美麗之妮娛絲（6）爲偶像，乃舉以相告耶！然余不當饒舌。明日，杲日麗天，汝當往觀，一證我稱爲藝術傑構之當否。汝此來至巧！像有篆刻，余寡陋，遽以己意作解釋……今得巴黎學者矣！……子聞我紕繆且腹誹……蓋余曾作日錄……當知子對語者，一鄉曲陋儒，自知無所造就……將騰笑報章……苟得汝校勘而糾正之，則庶幾矣。卽以像座篆刻言，余急欲知汝作何解，文爲：CAVE……余不當以此時言！明日，明日，今晚不再一字及妮娛絲。」

其妻繼曰：「裴禮和拉，此言至當，其舍此偶像。當知子阻貴客食矣。况客來巴黎，見美像勝此者奚可數計。卽在矩婁利（7）列像十二，皆銅鑄也。」

裴禮和拉止之曰：「此不學者，鄉曲之不學者！乃以古斯都（8）無生意之造象與可愛之古物比！」

大婦何喋喋

瀆我諸天聖！

最足齒冷者，我婦欲我毀像爲聖堂鑄鐘，蓋彼將爲人孩作教母。先生，鄙棄米隆傑作至此！

——傑作！傑作！美麗之傑作何爲！乃碎人之脛骨！

裴禮和拉遽挺其裏色絲長襪之右股，橫諸妻前，堅決語曰：吾妻，見否！苟婉娛絲欲斷此股，余無怨言。

——天乎！裴禮和拉，安得出此言！幸其人就痊矣……然此像造孽至此，余不能再見之。可憫哉，高純！

裴禮和拉忽縱聲狂嘯曰：被婉娛絲創！被婉娛絲創！不聞……

Veneries nec Praemia neris. (6)

孰不被婉娛絲創者！

阿逢思，識拉文勝於法文，疾瞬其雙目，藉示領悟，顧余凝視，若謂：汝，巴黎客，能解此否？

晚餐告終，實則余已輟食一時頃，覺疲倦甚，欠伸噫氣不能自持。裴禮和拉夫人先見之，即謂夜深就寢時矣。於是主人復以謙遜之辭進，謂余之居室至不適，非巴黎人所能堪。村野居，至不易！余當以大度容此羅西隆人之簡陋。余急言；連日跋涉叢山中，蒿草堆亦錦衾矣。主人仍喋喋，謂欸待不從心，幸念鄉間樸質宥之。言際已達為余設備之臥室門，裴禮和拉先生從焉。樓梯木製，登堂塗中，兩側開門通各室。

主人顧余曰；右室將為阿逢思新婦居。汝室在堂塗對面底。既復笑諠曰；作客當遠避新婚者，子知之，故特將二室各置堂塗一端也。

余等入室，室中布置至周備；首觸余眼簾者為一巨大之牀，長七尺強，闊且六尺，高不可登，似須植梯而上。主人告余按鈴所在，視糖罐盈未，

高龍水瓶安置梳粧桌，事竣，然後道晚安別余而出。

室中窗盡闔。余解衣就寢前，啓其一，藉夜氣清新一解長餐之鬱悶。

窗對茄尼哥，轡影峯光，本屬隨時成趣，今夜月華透映，益覺斷壁疎林俱成名畫，世間勝景，莫此過矣。余對景木立，翛然神往者有頃，方欲闔窗返，偶下視，瞥見離屋二十縑絲（10）許，一像植立石座上。像下有灌木籬，籬左小園，右爲一平整之方場，後知此爲網球場，本裴禮和拉產，納其公子請，贈諸球會者也。

距像既遙，苦不能察其姿態；其高度亦難斷，或者六尺強。時有村中二窶人子方躑躅過網球場，行近灌木籬，喟口而吁羅西隆歡樂之歌：『山中樂』。忽瞪目視像；其一厲聲言，語多賈戴倫土音，幸余來此頻數，習聞而稔知之。其言曰：

——高金（賈戴倫人用此字，意至嚴厲）（11）！子在此！汝斷高純股！

敢加諸我，當斷汝頸骨！

其伴繼曰；咄！安得斷之！彼爲銅鑄，堅無侔，安姜納挺刃刺之臂立折。蓋是爲邪教時之鍊銅，堅硬不可方物。

苟攜冷鑿來（此人當爲鎖匠學徒），將令此兩白眼奪巨眶而出，直果殼掘實耳。其銀質價在百沙上。

二人中之較偉碩者忽止步曰；余當向此偶像道晚安。

言際僵僕及地，似拾碎石。見其揮臂空中，當爲擲物，銅體鏗然果被猛擊。其人忽抱頭駭呼曰；

！彼還擲我矣！

二人疾走逸去。是爲銅質反射石塊，擊此暴徒以懲瀆神，甚明也。余闔窗返，意至暢悅，不禁展笑。

婉娛絲又懲一望台兒矣（12）。願毀我古碑石者咸如此豸之碎首！

遂挾此慈悲之願望而入夢。

翌晨睡醒已日高。顧視床側，裴禮和拉裏睡衣立左，其夫人所遣之僕侍，持朱古力杯，恭侍於右。

余急起披衣，主人曰；速興，巴黎客！都中懶習未除耶！八時矣，尙高臥！余六時起矣！登樓視汝者三；將荷汝足蹀走；念此人無生氣。以子年齡，多眠且損體康。况尙未見我婉娛絲乎！速興，趨盡此巴塞隆之朱古力……確爲漏稅物……在巴黎未易沾唇也。子當力嚙之，俾置身婉娛絲前，莫得挈汝去。

五分鐘後余事竣矣；蓋倉率半剃面，扣衣紐，牛飲盡朱古力杯，卽翔步入園中。一美麗之鑄像矗立我前。

是真婉娛絲像，麗色攝心目。身赤裸，高與真人等，正如古人之表現大神者；右手按乳際，腕側，掌內向，伸拇指與食中指，其二則微曲。左

手垂及臀，微拈掩其下體之紗。姿態酷肖命名日曼尼渠猜拳者之像。造像之意殊難解，或者藉示此神好爲猜拳戲歟。

要言之，此妮娛絲體美之完整，世界萬類無足比擬；其曲綫柔順而豐腴，其被紗莊嚴而華貴，未見有其侔。余於低原諸國見藝術品至夥，於造像名作屬目亦多，而此像獨攝我，殆其刻劃具體纖微畢肖故歟。苟自然界能備此完整之模型者，見者當確信其爲具體之蛻化。

像之額際微墳，似曾鍍飾。頭小如希臘像，微向前傾。至其全體，苦無適當辭句足以縷述異相，余記憶中之古像鮮有類似此者。希臘彫刻靜肅之美，以循序之鈎勒表莊嚴不變之精神，此像未有也。最足駭怪者，默察造像精神直欲表現怨毒，竟類奸邪。故鈎勒皆趨偏鋒：雙目斜睨，口角上翹，鼻孔微鼓。惟面目間雖呈露鄙夷，譏誚，殘酷諸相，而不可想望之黯色仍無傷也。要之，囑像既久，雖無情感，而怪誕之美色亦能將痛苦之熱

情揉合於我身。

余顧裴禮和拉曰；苟世間真有此像之模型者，余不信上天真能產此婦人也。余常憫其戀人！彼亦當深自怨艾，置絕望之羣少年於死地！不見其表感多兇悍耶，然余有生未觀其並美者矣。

裴禮和拉見余熱誠傾倒，心至快慰，呼曰；

婉娘絲竭全力，撲彼獵物。

像身歷久，遍銹深綠，而古色斑斕中耀燦爛銀光之雙目，或者卽此反較，益增其表感之猙獰冷峭歟。此光耀之二目，見者立成幻象，疑爲真實，中藏生命。余忽憶嚮導者言，謂觀之者咸垂目不敢仰視。此說似非譾言，蓋余面此銅像立，亦不能不自恨偏踏失態矣。

主人語我曰；我古物學之愛友乎，汝讀歎既終，吾等當開科學研究會矣。彼篆刻汝未注意，汝意當作何解？